

吳宓研究叢書之一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WU MI CONFERENCE

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
論文選集

1990·西安

李賦寧 孫天義 蔡恒 編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序(一)

季羨林

吴雨僧(宓)先生逝世后12年，“文化大革命”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已被完全洗清。他的弟子们和亲属会于陕西西安和泾阳，隆重举行“吴宓先生诞辰96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作为他的及门弟子，我虽然没能躬与盛会，但是衷心感慰激动，非可言宣。被污蔑、被诽谤只能是暂时的，而被推重、被怀念则是永恒的。历史上不乏先例。

将近6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英国浪漫诗人”和“中西诗之比较”。当时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我忝列撰稿人名单中，写过一些书评之类的文章。因此同他接触比较多。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也留下了我的足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雨僧先生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他为人正派，表里如一，没有当时大学教授们通常有的那种所谓“教授架子”，因而对他极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她非常不了解，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古貌古心，不随时

流，又在搞恋爱，大写其诗，并把他写的《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从而成为学生小报的嘲笑对象。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我们这一群年轻学生，无一不崇拜新派，厌恶旧派。解放后有一段时期流行的“左”比右强的风气，不意我们已经有了，虽然是无意识的。所谓“新派”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坛上的著名人物。所谓“旧派”则指的是以雨僧先生为首的“学衡派”。我们总认为学衡派保守复古，开历史倒车。实际上，我们对新派的主张了解得比较多，对旧派的主张则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有时还认为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60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导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

五四运动，其功决不可泯。但是主张有些过激，不够全面，也是事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个道理也可以应用到五四运动上。特别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四运动在基本上正确的情况下，偏颇之处也是不少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主张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扬弃，当时得到青年们的拥护。这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确有相通之处，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

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或所见不广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而我作为雨僧先生的学生又景仰先生为人者，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说来实在惭愧。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一时糊涂，倒也罢了。据我所知，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同我一样，这就非同小可了。如果没有这一次纪念会，我这愚蠢的想法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一方面感谢这次纪念会给了我当头一棒，另一方面又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这次纪念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雨僧先生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大大地发扬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永远纪念他，永远学习他。

我感谢李赋宁教授和蔡恒教授要我写这一篇序，我因而得到机会，彻底纠正我对雨僧先生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1990.9.23

序(二)

冯 至

得李赋宁教授来信，说今年7月曾在西安举行吴宓先生96诞辰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会上收到论文数十篇，现拟印行论文集一册，以资纪念。赋宁教授很恳切地叫我为此写一篇序。继而读到收入集中的一部分论文，文中对于吴宓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以及他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建树，有较详尽的论述，我受益匪浅。我与吴先生交往不多，吴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了解很不够，实难胜此重任。唯念及吴先生学贯中西，献身学术，培育人材，在文教界作出多方面的贡献，然洁身自守，一生清苦，知之者钦佩他的品格，不知者竟有人嘲讽他的行径，而在十年浩劫中身心倍受摧残，生前未得昭雪，竟含冤逝世。想到这里，我便不揣冒昧，仅就个人所见，略赘数语，不敢充作有深入研究的论文集的序文。

在我的思想里，只要提到吴宓先生，总要想到他主编十余年、共出版79期的《学衡》杂志。首先应肯定，《学衡》在中国学术界是有一定声誉的，它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它的主要撰稿人大都在高等院校任

教，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接连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他们能坚守教育岗位，进行学术研究，有显著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学衡》创刊一开始，便打出反对新文化的旗号，攻击还处于初期、却已产生像《呐喊》、《女神》那样实绩的新文学，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孰是孰非，结果如何，历史已有定论，这里无须多说。如今时过境迁，我们平心而论，《学衡》的创办者还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以振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但他们昧于时势，错误地认为新文化运动“实专取一家之邪说”（吴宓《论新文化运动》），甚至说新文化运动者“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他们之所以发表这样激烈而又荒诞的言论，有他们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多半出身于封建家庭，幼时秉承家教，有一定的旧学根底，青年时赴美留学，接受新人文主义思想，便认为中国的旧道德与新人文主义相结合便能拯救中国，对于中国人民在封建势力压迫下和帝国主义侵略中蒙受的苦难他们是体会不到的。也正是当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期，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而开展了以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为主题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一时风靡全国，势不可当。他们回到中国，面对这种形势，用他们旧道德与新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济世良方”来衡量，确实难以理解，于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文章。可是无论文章如何充满激情，却阻挡不住

新文化、新文学蓬勃发展的洪流。《学衡》在这有关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上虽然起了消极作用，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前边提到的）它的功绩。）

吴宓先生除主编《学衡》外，他还从1928年至1934年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学问题的文章，始终不渝地宣扬他的观点，批评新文学，直到1943年他写《五十生日诗》，还不胜感慨地说“文学吾所业，痛见国无文”，又说“创作今白话，不读书可焚”。他用他的成见观看中国的新文艺，好像一无是处。尤其是对于新诗，他反对的态度更为坚决，他说“新体白话之自由诗，其实并非诗，决不可作”（《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新诗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不少的争议，走过一些弯路，但它取得成就的事实也足以回答他的“斥责”。吴宓反对新诗，但他并不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他主张写诗应“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七十年来，中国诗坛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新诗不断发展的同时，确实有人能掌握旧格律，写出融新入旧的诗篇，例如毛主席诗词、鲁迅的旧体诗便是其中的绝唱。所以吴宓关于诗的言论不能因为他反对新诗而全盘否定。不过，吴宓要把这个主张定为一尊，作为诗的唯一准则，不许人放弃旧格律创造新形式，就是他的错误了。

近十年来，国内不少文学研究者热心提倡比较文学，他们通过中外文学的比较，阔大视野，能更深入地

理解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更便于研究文学的本质。可是常听人说，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科学”，或者甚至说是“陌生的名词”。殊不知吴宓在70年前就撰写过《〈红楼梦〉新谈》，用西方的小说、悲剧与《红楼梦》相比较，探讨《红楼梦》的精神和价值。后来他在《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过不少运用比较文学观点的文章，他介绍西方的诗歌、文学理论，大都联系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在清华大学开设“中西诗比较”的课程，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我认为，如今谈比较文学，不仅要追溯到吴宓，而且有必要研究一下吴宓当年怎样对中西文学进行过平行比较。这样，比较文学在中国就不是“陌生的名词”了。

至于吴宓在清华大学创立国学研究院，制订外文系教学方针，都具有博大的眼光，培养出一批学兼中外的青年学者，这贡献是不能磨灭的。论文集里有关于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很有意义。遗憾的是中西兼顾、互相比较的教学方针未能继续下去，后来大学院校里文科的系与系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互不沟通，各自囿于一隅，彼此就难以得到他山之助了。

我前边已经说过，我与吴宓先生交往不多，对他了解很不够，但也有几件往事，不能忘怀。我于1930年9月12日至26日曾与吴先生结伴同车经西伯利亚赴欧，他去伦敦，我在柏林下车。十余日朝夕相处，得以聆听他的教诲。1935年我从德国回到北平，他赠给我新出版的

《吴宓诗集》一册。抗日战争时期，从1939年至1944年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我们时有过从。1943年的某一天，我曾拜谒他于昆明北门街教员宿舍，他住在一间顶楼内，甚感孤寂，他取出一纸《五十生日诗》给我。这组诗共14首，抒发了他生平的理想、抱负和痛苦。将及半个世纪以来，几经浩劫，图书多有散失，然“全集”及“生日诗”仍保存至今，每一展读，便感到吴先生为人特立独行、为文一丝不苟的精神跃然纸上。总观吴先生的一生，他忠于他的主张，尽管他的主张不完全符合实际；他忠于爱情，尽管爱情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忠于他的理想，尽管理想难以实现，但他始终如一，耿介执著，从未依附过任何权势，或随风向而转移，——这品格是十分可贵的。

1990年9月29日

目 录

- 序(一) 季羨林(1)
序(二) 冯至(4)

纪念近代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诗人、学者、 教育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先驱吴宓先生

- 李赋宁(1)
吴宓先生与清华..... 黄廷复(16)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孙敦恒(63)
忆吴宓先生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 胡国强(执笔)(87)
回忆吴雨僧师片断..... 何兆武(100)
忆念吴雨僧先生..... 王岷源(113)
回忆吴宓先生
——一个把一切都给了别人的人..... 孙法理(119)
我所认识的吴雨僧先生..... 水天明(128)
念吴宓竹枝词十八首..... 沈树森(137)
吴宓的文化个性及其历史命运..... 徐葆耕(141)
略谈吴宓的爱国思想..... 李亚利(162)
浅评吴宓的中西文化观..... 张立平(176)
吴宓先生的文化观点..... 郭兰芳(189)
吴宓诗论初窥..... 刘健芬(206)
吴宓文学观散论..... 刘清河(227)

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	
——兼论《学衡》杂志	乐黛云(253)
《学衡》杂志的贡献	
——纪念吴宓先生96周年诞辰	周辅成(269)
论“学衡时期”的吴宓	苏光文(276)
吴宓主编《学衡》办刊始末与整体面貌的初步考察	
.....	王泉根(297)
吴宓和胡适：家族、地域文化及在新文化问题上的	
争议	张世民(324)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命运	
——吴宓及其先圣先师孔子	侯玉海(344)
翻译是模仿：兼论吴宓的翻译观	陈建中(355)
古希腊文学教学的典范	
——从吴宓先生的二图谈其创造性	马家骏(380)
追念雨僧师并从悼红轩谈到空轩	翁同文(389)
别具慧眼，独辟蹊径	
——从《〈红楼梦〉新谈》看吴宓的红学观	韩进廉(402)
从《〈红楼梦〉新谈》看吴宓对小说创作理论的贡献	
.....	王志武(423)
吴宓先生年表	王泉根(432)
后记	李赋宁、孙天义、蔡恒(456)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WU MI CONFERENCE
CONTENTS

- Preface I Ji Xianling (1)
Preface II Feng Zhi (4)
-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essor Wu Mi as a Poet,
Educator, Pioneer Comparatist and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Li Funing (1)
Wu Mi and Qinghua Campus.....Huang Yanfu (16)
Wu Mi and Qinghua Sinology Graduate
School!.....Sun Dunheng (63)
Wu Mi at the Southwest Teachers University in
His Late Years.....Hu Guoqiang(et al) (87)
Reminiscences of My Teacher Wu Mi, Fragments
of His Life Glimmering from the Past
.....He Zhaowu(100)
In Remembrance of Wu Mi.....Wang Minyuan(113)
In Remembrance of Wu Mi—A Dedicator to
Other People.....Sun Fali(119)
Wu Mi as I Know.....Shui Tianming(128)
18 Poems Written to the Tune of *Zhuzhici* in

Memory of Wu Mi

-Shen Shusen(137)
- Wu Mi's Fate and His Personality as a Cultural Individual..... Xu Baogeng(141)
- A Brief Talk About Wu Mi's Patriotism
.....Li Yali(162)
- A Survey of Wu Mi's Philosophy of the West-East Cultures.....Zhang Liping(176)
- Aspects of Wu Mi's Cultural Philosophy
.....Guo Lanfang(189)
- An Inquiry into Wu Mi's Poetics
..... Liu Jianfen(206)
-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Wu Mi's Literary Positions
.....Liu Qinghe(227)
- A Survey of Critical Review,*
Modern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the World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 Yue Daiyun(253)
-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96th Anniversary
Birthday of Wu Mi, Contributions of *Critical Review*.....Zhou Fucheng(269)
- Wu Mi and His *Critical Review*
.....Su Guangwen(276)
-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eneral Aspects and
History of *Critical Review* as far as Wu Mi is
Concerned as An Editor-in-chief
.....Wang Quangen(297)

Wu Mi and Hu Shi, Their Familiet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ir Issues Abou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Zhang Shimin(324)
Wu Mi and Confucius, Their Times and Fates	Hou Yuhai(344)
Mimesis and Translation, Nuts and Bolts of Wu Mi's Translation Theory.....	Chen Jianzhong(355)
A Paragon for Teachers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Wu Mi's Originality Shown from His Two Teaching Schemes.....	Ma Jiajun(380)
In Memory of Wu Mi, A Rambling Talk About the Anecdotes from the Mourning Red Studio to the Void Studio.....	Weng Tongwen(389)
A Scholar of Deep Insight Blazing a New Trail, Wu Mi's Perspective in His Article "New Key in the Study of <i>A Dream of Red Mansions</i> "	Han Jinlian(402)
Contributions of Wu Mi to the Novel Theory in His Article "New Key in the Study of <i>A Dream of Red Mansions</i> "	Wang Zhiwu(423)
A Chronology of Wu Mi.....	Wang Quangen(432)
Postscript	Li Funing, Sun Tianyi, Cai Heng(456)

纪念近代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
代表、诗人、学者、教育家和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
先驱吴宓先生

李赋宁

先生原名玉衡，后改陀曼，1911年投考清华学堂时改名宓。先生字雨生，后改为雨僧。先生生于光绪二十年（公历1894年），祖籍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父亲名叫吴仲旗，清末曾任甘肃副督统，后在家乡办安吴女子学校，任校长，他曾集句勉励自己和他的儿子：“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多么崇高、全面的教导啊！吴宓先生的一生证明了他的光明磊落、爱国爱民、智、仁、勇的高贵品质，不愧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杰出的代表。吴宓先生幼年曾随父母客居上海一年，受到他的姑丈陈涛（字伯澜）的影响。陈涛是三原人，曾受业于关中大儒刘古愚先生，后在广东为粤督幕府，问学于康有为。康有为在他为陈涛的《审安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斋诗集》写的序中称赞陈涛的诗像杜甫、李商隐和元稹。吴宓后来说他学诗从他姑丈那里受到许多教导，因此他也最爱杜甫、李商隐和吴伟业。吴宓幼年的诗友是他表兄胡文豹（字仲侯）。当时吴宓和胡文豹都肄业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中学部，课余办刊物《陕西杂志》，吴宓任编辑，创作《陕西梦传奇》及叙述日俄战争的爱国小说。与吴宓在宏道同学的陕西学生还有朝邑张奚若、渭南严庄等人。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被政治野心家窃据，造成军阀割据、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列强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的危险局面。吴宓于辛亥年寒假在上海陈伯澜家中写了《辛亥杂诗》八首，抒发了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吴宓在清华学堂学习期间是最勤奋的学生之一。他结识了四川同学吴芳吉，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吴宓、吴芳吉、陈达等十多名学生代表，分别代表他们本省在清华学堂上学的同学向校方请愿未达目的，学校认为学生闹风潮就开除了这十多个学生代表。数星期后，学生代表写了悔过书，吴宓和其他代表返校复学。只有吴芳吉认为他没有错，不肯写悔过书，因此没有复学。吴宓写了两首五言古诗，把他自己和吴芳吉之间的友谊比作苏武和李陵之间的关系。李陵给苏武回信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吴宓和吴芳吉之间的友谊也是扎根于相互知心的土壤里的。

吴宓在清华求学时期最好的诗作可以《石鼓歌》为代表。这首古体诗是模仿、继承韩愈和苏轼的《石鼓歌》而作的。吴宓这首诗悲叹中华传统文化的衰落，宝贵文物被荒掷。他大声疾呼，唤醒国人采取积极措施保卫国宝。诗中写道：“昔见长安景教碑，碧眼眈眈涎永垂，又闻孔庙笱豆籍，半入伦敦半巴黎。”吴宓的爱国思想也表现在他对祖国璀璨绚丽的文化怀着极深厚的感情，热爱、崇敬，不遗余力。他号召国人不仅要保卫文物，更要研究祖国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清华求学时期，吴宓写了200多首诗，还发表了许多篇散文文章。他特别重视诗歌的教育作用，写道：

“吾以为，国人而欲振作民气，导扬其爱国心，作育其进取之精神，则诗宜重视也；而欲保我国粹，发挥我文明，则诗宜重视也；而欲效法我优秀先民之行事立言，而欲研究人心治道之本原，而欲使民德进而国事起，则诗尤宜重视也。”

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先入勿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1920年获学士学位，1921年获硕士学位。1919年春，吴宓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用英语发表《〈红楼梦〉新谈》演说，这是吴宓最早运用比较文学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成果。当时陈寅恪先生也在哈佛大学研究，他为吴宓《〈红楼梦〉新谈》的演说写了一首七律，表示欣赏。

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吴宓幸遇名师白璧德